

# 谈“中外是非”,论“古今通塞”

## ——古汉语教学对象分类及其相关的教学法意义

张洪明 宋晨清

**提要** 根据作者在海内外多年的执教经验,本文着重探讨古汉语教学对象的分类、性质及相应的讲授策略等问题,以期对古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获得一些共识。古汉语教学对象因语种和专业不同应分为四小类:(一)母语为中文的非专业学生,(二)母语为中文的专业学生,(三)母语为非中文的非专业学生,(四)母语为非中文的专业学生。不同类别的学生,其教学语言、学习程序、教学方法、教材编排均应有所不同。专业学生依年代顺序施教,是发生学程序,非专业学生用对比法施教,是发现学现象;前者教材编撰以语言结构上的追流溯源为主,后者教材编撰以文体分类为主。至于讲授方法,专业学生以语言结构分析法为主,非专业学生以串讲法为主。本文以《左传》“子产不毁乡校”为例,通过例证分析来验证上述看法。最后我们还讨论了与古汉语教学相关的异音、变调、轻声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原则。

**关键词** 古汉语;教学对象分类;发生学程序;语言结构分析法;串讲法

### 一 引言

在语言教学研究中,古汉语教学历来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并已有一些很有见地的讨论(Thompson 1966, Shadick 1969, Wang 1970, Kent 1976, Chen 1982, 周质平 1997, Ashmore 2003, Fuller 2003, 刘丹青 2003b)。本文在此基础上,根据作者在海内外执教所得的经验,就古汉语教学对象及相关教学策略等基本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1)古汉语教学对象的分类;(2)古今汉语之关系及其教学法意义;(3)不同教学对象及其相应的讲授策略;(4)案例分析,以《左传》“子产不毁乡校”为例,作一例证性研究。最后讨论与此相关的异音、变调、轻声等问题。

### 二 古汉语教学对象的分类

古汉语教学对象因语种和专业不同而应分为四小类:(一)母语为中文的非专业学生,(二)母语为中文的专业学生,(三)母语为非中文的非专业学生,(四)母语为非中文的专业学生。不同类别的学生,其教学语言、学习程序、教学方法、教材编排均应有所不同。

刘丹青(2003b)曾经指出过,对中国人而言,古汉语是母语的前身,它不但是普通话之源,也是各方言之源。古汉语教学应属于母语语文教学,不同于第二语言教学。不过,因古汉语距今已有一两千年,其间经历相当大的变化,以至于一个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必须经过专门训练至少是自学才能理解古文,这跟母语自然习得过程有很大不同。因此,对当代汉语使用者的古汉语教学也带有第二语言教学的部分特点,而且教学结果至多也是通过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知

识来理解乃至写作书面上的文言,无法要求学生用古音说出古汉语口语或听懂事实上借用现代汉语语音读出来的古文。现代的古汉语教学往往只求输入(读,不包括听)、不求输出(说、写),纯粹是一种输入教学、解码教学,而非输出教学、编码教学。因此,母语为中文的非专业学生(即类别一)一般只求读懂文献,而不需写作,更不用说话。古今汉语的差异有不少实际上只影响输出和编码,不影响输入和解码。例如,数词和名词之间是否加个体量词也许跟古文写作有关,但对阅读而言,是否加量词并不影响理解。先秦汉语没有“撕破”、“弄糊涂”这一类动结式,古文写作需要仔细斟酌如何表达用现代动结式表达的内容,而对古文阅读来说是否有动结式完全不构成问题。但是,另一些语言差异则会多少影响到理解。比如,“于”字短语是个多义的介词短语,运用一些语言规则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其意义。它表示处所时在动词前后都可能出现,如(1a)和(1b)所示:

- (1) a. 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史记·信陵君传》
- b. 子击磬于卫。《论语·宪问》

表示对象、比较、被动句施事等时只在动词后出现,如(2a)、(2b)和(2c)所示:

- (2) a.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论语·公冶长》
- b. 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左传·哀公元年》
- c. 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国语·晋语二》

表示参照对象时它又只在动词前,如(3)所示:

- (3) 麒麟之于走兽,……,类也。《孟子·公孙丑上》

因此,在母语为中文的非专业学生的古汉语教学中,我们应重点挑选可能影响理解的语言点,而把只影响表达的语言点放在次要位置,教学只以对比古今语言点的形式出现,不必全面讲授语言系统。

对以古汉语为主要专业工具者而言(即类别二:母语为中文的专业学生),如古文献、古代文学、古代史等专业,古汉语教学的要求有所不同,系统的古汉语语言知识乃至汉语史都是必需的。以先秦汉语为代表的古汉语从大局到细节都有许多区别于现代汉语的地方。大局方面,不存在“看上去”和“说起来”这些作为语法化成分的补语、不存在“张”和“条”等强制使用的个体量词、不存在“屋里”和“床上”等带有强制性使用的虚词性方位词、介词短语的主要位置在动词后(如“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相对于\*“荆国于地有余,而于民不足。”)、某些宾语有条件前置(如“宋何罪之有?”、“不吾知也!”)、不存在“把”字句一类句式(如“尽饮之。”相对于“把它全喝完。”)、不存在形态性的体标记(“了”、“着”和“过”)、不存在动词重叠(“走走”、“走一走”和“走一下”)等。细节方面,则涉及许多虚词及特定格式的用法差异等。因此,我们同意刘丹青(2003b)的看法,应该把反映古今差异的语言研究成果纳入母语为中文的专业学生的古汉语教学中。

对第一、二类学生而言,毋庸置疑,古汉语的教学语言当然是中文。但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的是母语为非中文的古汉语教学。北美传统的古汉语教学语言是英文,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批评(周质平 1997:57-64)。这些批评有些见地,不过,我们认为,母语为非中文的非专业学生(即类别三)的教学语言可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把古汉语作为一门语言课来教。但母语为非中文的专业学生(即类别四)的教学语言则可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或至少应该中、英文并重,把古汉语作为一门专业课来教。因为这一类学生已经基本解决了语言问题,而他们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文献英译的主要人选应以母语为英文的西方

学者为主,正像莎士比亚作品的汉译工作主要由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学者来担任一样。

### 三 古今汉语之关系及其教学法意义

古今汉语的源流关系,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现代汉语有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这种对立古已有之。自先秦始,就有“雅言”跟非“雅言”、“通语”跟非“通语”、“通语”跟“俗语”之对立。比如,《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扬雄《方言》:“通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某地某地间通语、某地通语”。王充《论衡·四讳》:“畏避忌讳之语,四方不同,略举通语,令世观览”。《方言》郭璞注:“瞋眩今亦通语耳”。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造语,可作乐府语、经史语、天下通语,不可作俗语……市语、方语、书生语”。但需要辩证的是,古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跟今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并非直接继承关系。如(4)所示:

- (4) 古汉语 ↗ 书面语:先秦雅言 汉代通语 唐宋古文 桐城古文(文言形式的书面语)  
          ↘ 口语:魏晋小说 唐五代禅宗语录/敦煌变文 宋元通语 明清官话 国语/  
          普通话(现代书面语)

古代书面语至清代桐城古文而寿终正寝,而其口语则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源头。源流既清,如何执教亦庶几明矣。根据教学对象不同,把古汉语教学区分为非专业与专业,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两者在海外的教学除了使用的语言不同,其学习程序、教学方法、教材编撰等也都有异。前者为发现学现象,用对比法(contrastive approach)施教;后者是发生学程序,依年代顺序(chronological approach)施教。前者教材编撰以文体分类为主,据此原则而选的范文类型可如(5)所示。

- |           |          |
|-----------|----------|
| (5)《左传》节选 | 《国语》节选   |
| 《战国策》节选   | 诸子散文节选   |
| 《史记》节选    | 《汉书》节选   |
| 汉赋节选      | 六朝骈体文节选  |
| 唐宋八大家散文节选 | 桐城散文节选   |
| 《谏逐客书》节选  | 《报任安书》节选 |
| 《过秦论》节选   | 《晁错论》节选  |
| 《前出师表》节选  | 《后出师表》节选 |
| 《诗经》节选    | 《楚辞》节选   |
| 古诗十九首节选   | 唐诗节选     |
| 宋词节选      | 元曲节选     |

后者教材编撰以语言结构上的追流溯源为主,据此原则而选的范文类型可如(6)所示。

- |             |           |
|-------------|-----------|
| (6)《老残游记》节选 | 《儿女英雄传》节选 |
| 《儒林外史》节选    | 《红楼梦》节选   |
| 《西游记》节选     | 《水浒传》节选   |
| 《三国演义》节选    | 两拍节选      |
| 三言节选        | 《金瓶梅》节选   |
| 《清平山堂话本》节选  | 明清小品节选    |
| 宋元笔记节选      | 唐宋传奇节选    |
| 敦煌变文节选      | 《五灯会元》节选  |

《祖堂集》节选  
《世说新语》节选  
六朝骈体文节选  
《史记》节选  
诸子散文节选  
《左传》节选  
《尚书》节选  
《楚辞》节选

《百喻经》节选  
唐宋八大家散文节选  
《汉书》节选  
《战国策》节选  
《国语》节选  
《周易》节选  
汉赋节选  
《诗经》节选

#### 四 教学对象及相应的讲授策略

教什么既明,如何教也就清楚了。关于古汉语篇章的具体讲授,大体上有串讲法(或曰意译法 paraphrastic approach)和语言结构分析法(linguistic approach)之别。若不甄别教学对象,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则难下断言。串讲法注重上下文语义之理解,重在引导学生把握文章之脉络、层次,同时也帮助学生体会不同文章的个性特点。更重要的是,串讲法能用较少时间学习较多篇目。中国古代优秀作品数不胜数,若在有限教学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讲授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学生自然会受益匪浅。较之串讲法,语言结构分析法则相当费时。原因在于除务求学生理解句义之外,还须分析句子结构及关键字词的用法异同。此法优势在于能够对文言篇章字斟句酌,使理解步步到位。讲授语言结构及虚词用法有利于帮助学生深入古汉语的“骨肉”,从而实现举一反三,提高独立阅读、运用的语言能力。

可见,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如何选择似乎成了问题,但若对学生分类对待,则不难发现这两种方法恰恰可以分别适应不同对象的特点与要求。现以本文前述四种分类来举证说明。

(一)母语为中文的非专业学生,基本适用串讲法,其母语有助于他们理解古汉语,利用这个优势可以相当容易地依靠串讲就能把握文意。而且,从前面对教材选择的分析可知,作为非专业的学习者,他们主要是学习各文体的典范著作。语言与文体特色、篇章组织等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作为非专业学生,他们没有充裕的课时来字字落实,只需在串讲时提示他们注意那些古今语言不同而理解应该不同的语言点即可。

(二)母语为非中文的非专业学生,同样也面临学习时间不够的问题,但毕竟他们的语言能力有限,若完全使用串讲法,容易造成浮光掠影、收获甚少的后果。针对这个矛盾,不妨结合串讲和结构分析两法,尤其在教学前半段,用结构分析方法为学生构建一个大体的语法框架,配合串讲,以提高学生对串讲的接受能力,加快串讲速度。所以,虽然多花费一些时间进行句法分析,实际上却能事半功倍。等到学生的古汉语语感有所提高,就可转换为以串讲为主。

(三)母语为中文的专业学生,语言结构分析法不可或缺。专业学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学习古汉语,因此,对他们必须采用不同于上述非专业学生的讲授方法。首先,要把反映古今差异的语言研究成果纳入母语为中文的专业学生的古汉语教学之中,这样一来,单一的串讲就远远不够。其次,他们的教材应依据语言发展的来龙去脉安排,因此,结构分析的方法自然必不可少,否则难以发现这些语言结构的演变。然而,并非每句、每字都含有所谓的语言演变现象,那么,用串讲和重点句子结构分析交替进行的方法更能满足这类学生的要求。此外,除了就文章讲文章的教学之外,还应配以分析重点结构的专题课。

(四)母语为非中文的专业学生,仍不能抛开结构分析,他们虽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汉语水

平,但对古汉语毕竟陌生。作为未来的学者,他们同时也是西方社会里中国文化主要的传承者,对他们的要求不能低于母语是中文的专业学生。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上乘的翻译作品本身就得字字琢磨,句句推敲。翻译过程中,字词的语义、语法功能、词性、句子结构,应尽量跟原文一致,保持原汁原味。若无专门训练,这些要求难以做到。因而,对这类学生,语言结构分析的方法必须强化。

使用结构分析教学法必然涉及分析方法和术语。分析到何种程度?使用多少语言学专业术语?这些问题的答案也非固定。一般而言,对非专业学生教学使用的语法不应照搬理论语法,术语应通俗易懂,语法应加以简化,便于学生理解和应用。比如,在讲解不及物动词及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时,若仅仅告诉学生这是“putative”,大多数没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人必然费解。但如果告诉他们这就是“把A当作/视为如何如何”、“regard A as to be so and so”,问题就会变得相当简单。此时,不引入“意动”或“putative”也未尝不可,尤其对非专业学生,不引入这样的术语反而更方便。又如,在解释使动用法时,对于母语是英语的学生,也不妨在开始时用英语构词法中相类似的现象来帮助他们理解。例如,在讲“白之”中的“白”的用法时,可以提示学生,“白”作为形容词不能带宾语,就像英语中不说“to white something”,而要说“to whiten something”一样。进而可以让学生通过体会词缀“-en”的作用来理解“使变白”的意义。当然,我们知道古汉语的使动和英语的词缀“-en”不相等,但对刚开始接触古汉语语法的非专业学生,用其母语的类似现象辅助讲解不仅能加强他们的理解,也可加深他们对这个语法点的印象。而且,这么做还可消除学生对古汉语的恐惧心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久而久之,学生会发现,使动的范围超出带有“-en”词尾的词,而“使A变成如何如何”这个更为宽泛的解释能用于各种不同的语境。若有必要必须使用术语时,也可辅之于简单易记且有趣的例句。以后只要再遇到同一个结构、同一种用法时,便可以重温这个例句,反复数次,学生就会把这个抽象的术语和抽象的语法内化成一种具体形式,以这个例句的形态储存、记忆起来。将来一旦见到相似结构及用法,自然能及时反应。我们的母语为非中文的学生每当见到“焉”时,便会想到“昔吾夫死焉,今吾子又死焉”。然后,他们又能马上进行连锁反应,“焉”是一个合音、合义字(fusion form)。当然,对于专业学生,适当介绍一些理论语法有益无害,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也远远不止是读懂几篇文章、记几个结构和例句而已。

## 五 案例分析

理既明,行亦知。下面我们用不同方法(章节串讲法和语言结构分析法)对同一篇章进行具体的演示操作。虽然,我们已把古汉语教学对象分成四类,并讨论了就这四类学生分别如何应用这两种方法,但因篇幅所限,在此将着重展示比较纯粹的串讲和结构分析法。至于其他情况如何操作,则应视教学对象不同进行适当调整,需要教学实践者把握原则、灵活运用。

### 案例:子产不毁乡校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摘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一) 串讲法

用串讲法讲解上文,大体是用教学对象能理解的语言将上文解释、翻译一遍。翻译及讲解

不求字字相扣、句型相符,但求意义完整、表达清晰、上下连贯。以下是对以上例文的串讲式英语翻译,比较适合母语为英语的非专业学生。

Zheng people have a social at local schools, and thus discus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olicy. Ranming talks to Zichan, "how about to destroy the local schools?"

Zichan says, "why? Those people everyday after work have a social there, and discuss the good points and bad poin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If they like something, then we shall carry it out. If they dislike something, then we shall change it. These are our teachers. Why destroy them? I heard people reduce others' resentment with loyalty and goodness, but I have not heard they prevent resentment by performing augustness. Of course we can stop them immediately! But it is like guarding against big rivers. What a big burst brings will certainly hurt a lot of peopl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save it. It is better to have a small open and let it flow; it is better that we hear the complaint and take a lesson from it."

## (二) 语言结构分析法

采用语言结构分析法,当然也少不得翻译,不过,其翻译结果跟串讲法有所不同。因为这种翻译要求结构尽量一致,至少相当,同时对字义和词性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但毕竟古今汉语不同,英语又是异质语言,要做到完全一致,并不容易,甚至往往不可能。所以,这样的翻译常常牺牲了语言的通顺和自然,力求把结构再现出来。下面是对同一篇章用结构分析法处理的英文翻译。请注意跟用串讲法处理的英文翻译的异同。

Zheng people make friends at local schools, thereby to discuss the administrating of the policy. Ranming talks to Zichan, saying, "to destroy the local schools, how is it like?"

Zichan says, "for what? Those people in the morning and at sunset come back from work and make friends at there, thereby to discuss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ng of the government is good or bad. The thing which they regard as good, then we should carry it out; the thing that they regard as bad, then we shall change it. These are our teachers. Why destroy them? I heard (people) by being loyal and good reduce resentment; have not heard (people) by performing augustness prevent resentment. How can't it be immediately stopped? (However things) Being so, it is like guarding a big river: (as for) what a big burst attacks, hurting people will certainly be many, (and) we will not be able to save them. It is not as good as to (have) small burst letting (the water) be dredged; not as good as I hear them and regard them as medicine."

划线部分显示这两种翻译的主要差异。

1. “执政”为动宾结构短语,使用动名词形式虽有些拗口,但能反应原文面目。
2. “XX何如”在这里是询问对方意见的句式。用“how (about) ...”本来足以表明句意。但为了使语序更为准确地对应原文,结构分析法的译文选择了将“how”置于后面。
3. “何为?”是倒装句,宾语“何”在前。如果就其语义,译成“why”未尝不可,但从整个古汉语的语法系统来考虑,结构分析法的翻译选用“for what”。这样,用一个词对应一个词,学生便可以看到语序的颠倒,从而体会古汉语宾语前置形式中颇具特色的一类——疑问代词做宾语。
4. “执政之善否”就是“执政的好与不好”。它其实相当于一个从句,而非仅仅一个短语。对母语是中文的学生,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并无问题,因为现代汉语仍有类似结构。但对母语

是英语的专业学生,则最好区分作为“of”(领格)的“之”和标志从句的“之”。在遇到较长、较复杂的句子时,“of”就不适用了。所以,分析法的翻译采用了“whether + clause”的形式,强调了本句的从句结构。

5. 紧跟“其所善者”是“则……”结构,若用通顺的英语表达,这两个部分应是一个假设并列句“if...then...”。然而,“其所善者”是一个名词短语/从句,而英语的名词短语本身不能充当并列连句的一个分句。因而,在串讲式的翻译中,我们把这个名词短语换成了句子,从“他们喜欢的东西”变成“他们喜欢什么东西”。但在分析法的翻译中,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改动。因为,“所...(者)”是古汉语极其重要的一种结构,专业的学生必须牢牢把握它作为一个名词短语/从句的属性。

6. “忠善”都是形容词,而原句应为“以忠善损怨”。串讲的翻译把“忠善”处理为名词,更符合它们做介词宾语的地位。结构分析法的翻译则试图保留其原有的形容词属性。

7. “岂”用于反问句,“岂不”相当于一个双重否定。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对汉语双重否定反应都稍微慢一些。所以,串讲时,把它改为表强调的肯定句。结构分析法的翻译,从英语角度来看,似乎并不通顺,但结构上与原文是对应的。

8. “然”的理解可以是“但是”,但“然”并不等同于“但是”。它在本句的确是转折义的逻辑关系。不过,看一看“然”在古汉语中的各个义项,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就是“(像)这样”、“(什么什么)的样子”。“然”意为转折并不是“但是(but)”,而是“情况是如此,可是……(it is like so, however)”。在结构分析法的翻译中,我们强调了“然”这个义项和其他义项之间的统一。

9.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的句子结构比较复杂。整个句子的主语/话题是“大决所犯”,而“伤人必多”是评论。而在“伤人必多”中,“伤人”这个动词短语又是主语/话题。串讲的翻译不得不改变这个复杂的结构,把“伤”和“人”分别处理成谓语动词和宾语。但结构分析法的翻译基于结构一致的考虑,把“大决所犯”处理成了话题,又把“伤人”处理成了形式上的主语。

10. “药之”是意动用法。分析法的处理是完全套用意动用法的一般理解形式。但这里“以它为药”又是一种隐喻(metaphor)。隐喻依赖于具体文化和语言,在某一种语言与文化中能理解的隐喻,在另一种文化中或许会令人费解。所以,串讲法翻译就取消了隐喻形式,而结构分析法翻译则保留了原来的隐喻,也保留了意动结构。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基本反映串讲法和结构分析法的大致区别。本质上,结构分析法的着眼点是古汉语的结构和语法,而英语只是用于反映这些结构和语法的载体。串讲法则不然,它更强调古汉语语义能否通过英语通畅确切地表达。两者各有千秋,若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得当,应能互补短长。

## 六 余论

除了上述教学对象、教学语言、学习程序、教材选编、施教策略等问题之外,如何定音、读音则是古汉语教学中另一令人困扰的问题。“叶公好龙”的“叶”该读 yè 还是该读 shè? “闭门造车”的“车”音 ch 还是音 j? “遗臭万年”的“臭”是 chòu 还是 xiù? “自怨自艾”的“艾”是 yì 还是 à? “危在旦夕”的“危”和“期期艾艾”的“期”到底应念第一声阴平调还是念第二声阳平调? “告示”的“示”是轻声,那“安民告示”的“示”呢? 这些都涉及读音标准化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异音、变调等,但这一切并没有被真正地标准化过。我们自己在教学中曾试用过一些标准,

现提出来切磋讨论。

首先是一字多音问题。一字多音通常指同字异音异义,但汉语同字异音的异义却可细分成两类:(A)词汇学的异义。如“好”,hào为形容词:跟“坏”相对;hào是动词:意为“喜欢”。又如“中”,zhōng为形容词:意为“跟四周的距离相等”或“在两端之间的”;zhòng是动词:意为“正对上”、“恰好合上”。(B)特定用法的异义。如“叶”,所有意义的今音都为yè,只有表示古邑名时,才念shè。又如“车”,今音为chē,音只保存在中国象棋里。我们所建议的处理方法是,A类字的读音应据其义定其音。“好事多磨”的“好”应读hào,“好大喜功”的“好”该念hào。“中流砥柱”的“中”音zhōng,“百发百中”的“中”音zhòng。A类字念错,会引起语义混淆。至于B类字,我们认为应放弃仅仅表示特定用法的古读音,应遵从语音演变规则读今音。“叶公好龙”的“叶”应该读yè,“闭门造车”的“车”应读chē。“叶”是古地名,不管是读yè还是读shè,都不影响其语义。“车”也同样,不管念chē还是念jū,都不影响“闭门造车”的语义。可见,“辨义性”是对汉语多音字进行正音的一条标准。据此,“遗臭万年”的“臭”应读chòu,而非xiù旧读xiù,今读chòu,这中间涉及的历史音韵变化,要比“叶”复杂些);“自怨自艾”的“艾”应念yì,而非ài,有些字典注ài音,错在不明其义。

读音歧义问题除了跟历史来源有关,还跟区域变体相连。“危在旦夕”的“危”和“期期艾艾”的“期”,台湾国语都念第二声阳平调,北京普通话则念第一声阴平调。孰是孰非?无是无非,两者差异只是所依标准不同。台湾国语阳平调读法是根据历史语音演变规则而定(中古浊音平声今读阳平调),北京普通话阴平调读法则依共时标准而定,是从众结果(今天绝大多数北京人读阴平调)。对此类字读音,我们的看法是两者皆可,但应告诉学生阳平调是台湾国语读音,阴平调是北京普通话读音。

最后谈一下变调问题,主要是轻声变调。普通话一般词的轻声变调很常见,讨论得也很多,但古汉语(主要以成语形式保留)轻声变调却少有研究。古汉语的轻声规则跟一般词的轻声规则有何异同?一般说来,所有的结构助词在普通话中都应念轻声,如“的、地、得、了、着、呢”等。但古汉语中的结构助词却未必都能念轻声,如“天壤之别”、“一丘之貉”、“不易之论”中的“之”虽为结构助词,却不能念轻声。汉语的轻声,除受制于语法性质,还受制于韵律性质(如音步构成规则及在音步中的位置等)。据此,“天之骄子”的“之”可念成轻声,但“一丘之貉”的“之”却最好不要念成轻声。

以上是我们关于古汉语教学的主要看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讨论,并对某些基本问题形成一些共识。

#### 参考文献

-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梁 霞 1998 评论:《进阶文言文读本》,Literary Chinese for Advanced Beginner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33:2, 113 - 116。
- 梁 霞 1999 评论:《龙文墨影——大学文言读本》第一册,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34:1, 91 - 96。
- 刘丹青 2003a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2003b 理论语法与语言教学在何处相会,载张洪明等主编《语言理论与语文教学》,香港教育学院出版。
- 刘国正 1988 文言的地位,载张中行主编《文言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 1959 《文言虚字》,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 1988 文言和白话,载张中行主编《文言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
- 张洪明 1999 成语教学评议, paper delivered at *Princeton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 张洪明 2002 古汉语教学再议, 北京师范大学 - 普林斯顿大学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
- 张志公 1962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中行 1988 文言的历史,载张中行主编《文言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
- 周质平 1997 美国对外古代汉语教学评议,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32:3, 57 - 64。
- 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 1980 《文言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Ashmore, Robert 2003 Priorities in First-year Classical Chines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Chen, Ta-tuan 1982 Maintenance and Extension—An Approach to Teaching Literar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17:3, 123 - 132.
- Cheng, Tsai-Fa 2003 The Role of zhe and Its Development, Paper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Dawson, Raymond 2002 *A New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 Fuller, Michael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7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ston.
- Fuller, Michael 2003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as an 'ordinary' Classical Languag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Honey, David 1998 Review of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33:1, 117 - 119.
- Hung, Ming-shui 1980 An Approach to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15:3, 87 - 99.
- Kent, George 1976 Getting into Classical Chines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11:2, 83 - 87.
- Mei, Kuang 2003 Outline of an Elementary Grammar of Classical Chines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Ramsey, S Robert 1987 *The languages of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dick, Harold 1969 The teaching of literar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4:1, 1 - 15.
- Thompson, Richard 1966 On the Teaching of Literar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1:3, 112 - 124.
- Wang, Fred 1970 A New Approach to Literar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5:2, 67 - 73.
- Wang, Fred 1972 A Review of Teaching Materials on Literar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7:2, 70 - 72.
- Yuan, Naiying, Haitao Tang, and James Geiss 2004 *Classical Chinese: A Basic Reader in Three Volum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e Division of Learner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 Its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Methodology

**Abstract** Based on the authors' teaching experience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division of learner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for teaching methodology. The learners of Classical Chines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and four types (with two types in each category) according to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major: (1) non-major stude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Chinese; (2) major stude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Chinese; (3) non-major stude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Chinese; (4) major stude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Chinese. In the light of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students of different types should be taught with different classroom languages, through different processes, and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paper,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子产不毁乡校” from 《左传》, illustrates these principles.

**Key words** classical Chinese; division of learners; chronological sequence; linguistic approach; paraphrastic approach

(张洪明 宋晨清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东亚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 张燕来)

---

###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出版

为了检验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近年来在学科方向拓展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示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也为了便于广大读者查阅有关文献,学校组织力量编选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收入近10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我校学者所发表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重要学术论文,日前已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套文萃共分以下4卷: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曹志耘主编,39元。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汉语史卷》,张希峰主编,39元。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语法卷》,崔希亮主编,45元。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词汇卷》,张博主编,48元。